

陈 贲

老一辈战士打下了江山
但是
我们不会总留在世界上
我们总是要死的
希望你们这些年轻人
快快长大
好来接我们的班
共产主义建设事业
是要你们来担负的



革命将帅卷

陈 贲

穆 欣 著



- 将门后代 黄埔英才
东征救了蒋介石的命
- 战斗在龙潭虎穴
搜情报惩叛徒保卫党
魔窟罹难
老蒋恩将仇报
- 长征率部抢渡金沙江
- 太行创造“典型游击战”
- 谈判桌上同美蒋较量
- 战场歼灭“天下第一旅”
中原朝敌胸膛砍一刀
淮海围歼黄维立奇功
占南昌克广州直逼南疆
- 援越抗法 抗美援朝
胡志明赠诗金日成授勋



青年革命
传统教育
系列丛书



2 022 4460 5

革命将帅卷

陈 赤

穆 欣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 新登字 083 号



0577185

责任编辑：舒元臻

封面设计：吕敬人



陈 庚

穆 欣 著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100708

辽宁金城印制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787×1092 1/32 5.25印张 2 插页 102千字

1992年7月北京第1版 1992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1,000册 定价2.20元

ISBN 7-5006-1142-0/G·245

目 录

1. 年轻的共产党员	1
家世和童年	1
黄埔风云	5
艰险的征程	13
2. 战斗在敌人的心脏	20
情报科长	20
楔入敌人心脏	22
严惩叛徒	29
扑灭了一场特大灾难	36
3. 冲破惊涛骇浪	42
红十二师师长	42
会见鲁迅先生	45
严峻的考验	47
凛然不可侵犯	57
长征	63
4. 飞马太行山	77
“典型的游击战”	77
在百团大战中	82

惹起冈村宁次的肝火	85
斩断伸向上党的魔爪	89
5. 在历史转折的关头	93
谈判桌上的较量	93
“吃”掉“天下第一旅”	96
朝蒋军胸膛砍上一刀	101
把敌军“牵”进屠场	107
在洛阳城头插上红旗	110
6. 淮海战场的日日夜夜	117
堵住黄维兵团进路	117
打碎敌人的外壳	120
黄维俯首就擒	125
7. 把红旗插到祖国边疆	127
突破长江天险	127
解放广州之战	129
阳江围歼战	134
白崇禧集团的覆灭	139
滇南追歼战	143
“冤家路窄”	147
8. 国际主义的凯歌	152
在越南抗法战场上	152
在抗美援朝前线	157

1. 年轻的共产党员

家世和童年

陈赓同志，原名庶康，1903年2月27日出生于湖南湘乡县二都柳树铺。这个地方在湘乡城北十五里，是一个有山有水的丘陵地带。东西两面，对峙排列着两列绵亘起伏的小山峦，中间展延一带宽约三四里的谷地，有条小溪自北往南穿流其间。溪上有一个水坝，常年有泉水涌出，因此名为泉坝。陈赓的故居，在泉坝东端小山脚下的羊吉安村。

幼年时候，在家庭中给陈赓影响最大的，是他的祖父。陈赓曾在《自传》中写道：“祖父出身贫寒，甚至衣不能掩盖，幼从戎为官致富，善战闻于当时。……我幼受祖父影响，时思弃读从戎。高小未毕业，即毅然投军。”

祖父陈翼怀，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幼时家境贫困，生计无着，从十几岁就到地主舅舅家里做长工，放牛种地，什么都干。他因热爱武术，自幼坚持练功，力气过人，饭量也特别大。到舅舅家当长工后，白天下田劳动，晚间经常练武到深夜，因此饮食量加大。舅舅本来就嫌他饭吃得多，对他天天练功，十分不满，每次碰见，常说一些不三不四的闲话，骂他

“出息不大”。有一天晚上，他正练武，舅舅骂他“黄鼠狼变猫——变也不高”，他一气之下，就从舅舅家里出走，并在心里暗暗下定决心：不能套人家的卡，一定要做番事业出来，免得人家笑话。历来湖南当兵的人多，当时到处可以看到湘军招募新兵的告示，他既有了一身武艺，便到近处的招募处报名投入湘军。初时当“伙头军”，后转为战斗兵。他因长年练功，武艺高强，臂力过人：站在三张叠起的桌上，能用牙齿拎起四只叠在一起、装满水的木桶离地。他在军中用的大刀，重达八十多斤。而且英勇善战，屡立战功，颇得上峰的赏识，从行伍逐步递升，一直做到等于今天的师长之职。他在军中转战沿江各地，曾驻芜湖、安庆一带，参加过镇压农民起义的战争。他初时矢志尽忠朝廷，戴感“圣恩浩荡”。后来，虽谈不上什么清醒的觉悟，但也渐感与民为敌，于国无益，万民痛恨。又见朝廷无能，清军腐败，外患内忧交迫，已经引起人民的普遍怨愤，遂萌退志，终于辞官回乡。他虽忠厚简朴，不会搞钱，但是既在旧军队中做了高官，还是相当阔绰。他从军中回到羊吉安这个小小的山村，就地买了一座农舍安家。这是一栋前排三间、后排三间总共两进的旧式建筑，两边是横堂屋、卧室、厨房和杂屋之类。买到手后，略事修缮，便住下来。这所普通的农舍，跟他显赫一时的武将身份颇不相称。以后他将这栋房屋分给两个儿子。祖父回乡后还买了二百四十亩田，大都租种出去；自己留三十亩，雇了两个长工耕种。因他出身贫寒，这时手里有了点钱，想给乡里多做点好事。乡邻亲友当中，谁家缺钱，只要走上门来，他总会尽量给予帮助。

因为穷困，陈赓的祖父成家较晚，直到三十岁上，在湘军

中当了哨长的时候，才同家乡一位小他十岁的刘姓姑娘结婚。祖母来到陈家不久，生了一个男孩，就是陈赓的父亲陈绍纯；五年以后又生他的叔父陈碧纯。1895年叔父出生不久，祖母就病故了。过了几年，祖父又和一个当过兵的四川籍女子结婚。这个继祖母没生儿女，但对前房儿孙视若亲生，孩子们对她都很尊重、喜爱。她原是祖父军中的一个骑士，性格豪爽，武功精良，骑马射箭，都很在行。陈赓和父亲，弟弟，在家里都跟这位继祖母学过拳，练过武功。在练功的时候，她常拿棍棍子，叫孩子们在棍子上翻筋斗，非常认真。继祖母本来姓熊，因为先前的祖母姓刘，按照当时的习俗，到了陈家即随前房的姓氏，改姓刘氏。

陈赓谈到他父亲的时候，曾经说过：“乡间微有声望，对革命具同情。”母亲名彭宇娴，出身贫寒，一进陈姓家门，作为长房媳妇，就和年轻的丈夫一起挑起管家的担子，操持家务。她先后生过十二个子女（男女各半），陈赓本来排行第二，比他大一年多的哥哥十来岁时生病死去，他就成了家中的长子。

陈赓幼时性情比较活泼，但当时的旧式家庭，对子女管束非常严格。从六岁起，前后念了六年私塾，整天死啃毫无兴趣的经书，非常乏味；再加私塾老师的责打，父亲的斥骂，他深感不满。直到1915年，十二岁时进入新式的东山学堂，才同新思潮开始接触。学校里的进步教员，时常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心，传播“富国强兵”的思想。陈赓在这里读过一些进步书报，知道了一些新鲜的事物，眼界大为扩展，开始朦胧地懂得一些“列国强，我国弱，列国富，我国贫”的道理。初步觉醒的民族意识，在他幼小的心灵上树立要“富国强兵”的抱负。

由于幼年受到祖父的影响，养成勇敢倔强的性格；加上反对包办婚姻，他和父亲发生了冲突。1916年，年方十三岁时，高小尚未毕业，他就报名参加湘军鲁涤平部六团二营当了兵。他在这支旧军队中忍受种种难以想象的痛苦，将一支和他身高相等的德造套筒枪拖了四年，才由二等兵升至上士。因他在学校里读过书，又是一个勇敢的人，士兵对他都很尊重。由于置身于军阀部队的底层，亲身体验到军阀部队中打骂士兵、克扣军饷的重重黑幕；再加上连年的军阀混战所造成的惨祸，战场上遗尸遍野，民间十室九空，更使他对这种军队生活逐渐感到憎恶，亟想早日离开这种军队。

1921年，陈赓十八岁的时候，在军阀内战中，他这一团被吴佩孚的军队打败了，这个团长对军队生活也产生了厌恶的情绪，便离开军队到粤汉铁路局去当局长。陈赓从岳阳送团长到长沙，这个团长在铁路局给他安排了一个当办事员的工作。从此，陈赓就一面在铁路局做事，一面进各种补习学校和夜校，顽强刻苦地进行自学，他还努力学习英语，希望自己将来成为国家和民族的有用之材。这时，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日益加剧，全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情绪也愈加高涨。陈赓到长沙后，曾经参加“青年救国会”等进步的群众团体，向群众宣传救国道理，到街头检查、抵制日货，积极从事反帝的爱国运动；还参加了由于湖南省长赵恒惕杀害劳工领袖黄爱、庞人铨所引起的罢工风潮。他曾进过自修大学，同毛泽东领导下的革命团体有了密切的接触，得到几位共产党员的帮助，政治觉悟日益提高，1922年12月，他十九岁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这时，长沙的工人、学生和各阶层爱国群众的反帝反封建斗争风起云涌，蓬勃发展。陈赓立即投身到火热的群众斗争中去，积极地参加了湖南各界声援“二七”惨案所进行的罢工和游行示威等活动；在反对日本侵略的斗争中，他当选为“湖南各界外交后援会”执行委员。1923年日本侵略者制造了“六一”惨案，他目睹了日本水兵枪杀中国同胞的惨状，勇敢地参加了反日运动，在斗争中负伤。陈赓从中深刻地意识到，面对强大的敌人，革命斗争要想取得胜利，没有枪杆子是不行的。

黄埔风云

1923年，孙中山的大本营在广州创办陆军讲武学校。这年11月间，讲武学校派人到长沙招生。党组织决定选派一批党团员去学军事，因陈赓当过兵，组织上便要他去报考。这时湖南还是反动军阀赵恒惕当省长，考试是秘密举行的。几天后，他被口头告知已经录取。这时粤汉铁路还未修通，陈赓联络了十几个人，于12月下旬绕道上海转往广州。这个学校虽然名义上隶属革命政府，却仍因袭旧军阀部队的陈腐作风，采取封建专制的管理方法，要求学生绝对盲从，没有一点革命气氛。陈赓在这里感到压抑，非常失望。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共产党员李大钊、毛泽东等都参加了这次大会，并担任重要的领导工作。在中国共产党的倡议和支持下，这年5月，开始筹办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作为建立革命武装的基础。因为校址设在黄



埔，所以一般通称为黄埔军校。中国共产党抽调大批干部帮助创立这所学校，周恩来出任军校政治部主任，恽代英、肖楚女和叶剑英、聂荣臻等许多同志，都在黄埔军校担任各种负责工作和教员。创办黄埔军校的消息一传出来，陈赓和讲武学校的一些共产党员，就照党组织的指示，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最后全校并入黄埔军校）。

1924年6月16日，黄埔军官学校第一期举行开学典礼，孙中山先生亲临主持。当时场面异常壮观，五百名学生整齐严肃，精神焕发。孙中山在开学典礼上说：“中国革命所以迟迟不能成功的原因，就是没有真正革命武装队伍，没有广大民众的基础。现在无论哪一个部队，都是假革命之名，行割据之实，克扣军饷，剥削人民，贪图私利，贻害苍生，使我的革命主张不能实现。我做了骄兵悍将的傀儡，成为民众的罪人。过去如此，现在还是如此。为得完成我们的革命使命，所以我才下决心改组国民党，建立党军，实行农工政策。第一步使革命的武力与民众相结合，第二步使革命的武力成为民众的武力。这就是创办黄埔军官学校的主旨，也就是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的使命。”

黄埔第一期新生共编成四个队，陈赓被编进第三队。这个时候，广州是中国大革命的摇篮，黄埔成了革命青年的熔炉。在这个黄埔小岛上，真是风云际会，革命的空气非常浓厚。正如黄埔军校的校歌中唱的：“怒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军校的学生，大都是共产党在各地有计划地动员组织进来的，因此，许多学生倾向进步。当时中国共产党在黄埔学生中的威信很高，凡是优秀学生，差不多都加入了

中国共产党。

黄埔学生中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当时在文艺活动方面也很活跃。第一期学生自己组织的血花剧社，曾经自编剧本，上演了一些以反帝反封建为主题的话剧。这个剧社的领导骨干，多半是共产党员。它在黄埔的影响很大。陈赓是这个剧社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他还亲自担任演员。因他富有表演的才能，每次演出都很成功。

黄埔第一期学生，连同入伍教育在内，学习了七个月，1924年11月底毕业。陈赓在学习期满毕业以后，被留在军校任第二期入伍生连长、第三期本科副队长。根据党的指示，他积极地参加了历次革命斗争。1924年10月，黄埔还未毕业，他就参加平定商团的战斗；1925年8月，廖仲恺被刺案发生的时候，又在周恩来直接指挥下，带队捉拿暗杀廖案有关的人犯，几夜没有睡觉。他曾亲见1925年6月23日英法帝国主义制造的“沙基惨案”。他所带领的连队，有二十多名士兵在和帝国主义军队作战中牺牲。在这次战斗中，他深刻感受到群众力量的伟大，进一步认清了帝国主义的残暴。在1925年6月29日开始的省港大罢工中，陈赓曾被调到省港罢工委员会，参与训练工人纠察队的工作。他还积极参加了扑灭杨希闵、刘震寰叛乱的战斗。

陈赓每次作战都很勇敢。1925年5月，杨、刘叛乱的时候，在东征军回师广州准备向叛军进攻的前几天，指挥部派陈赓渡过珠江侦察敌情。其时留在广州的革命部队只有吴铁城的一个警卫团，已和各机关一起撤退到河南（一些要人聚集在河南纺织路士敏土厂旧址孙中山的元帅府内），北岸市区尽为

军阀部队控制，只有沙面一带可以渡江。他便脱掉军服，穿上西服，坐一艘小艇北渡。划船的是一个船家姑娘，船到江心，两岸的军队突然隔江射击起来，枪声猛烈，起初船家姑娘非常害怕，陈赓却很镇定，对她劝慰鼓舞，很快渡至沙面，和秘密的革命机关接头以后，即由沙面进入广州闹市。

他在街上走着，遇到几个敌人沿街散发反共反苏的传单，一捆一捆丢在地上还未拆散，他就拣了几千张反动传单带回沙面。自此每次出去，便带一些在身上，假装散发传单的人，碰到戴红帽子的滇军要搜查，就塞过去几张。这玩意儿竟然比通行证还灵，带着它到处可跑，粤汉、广九车站也能够去。经过三天工夫，陈赓便把广州敌军主要设防情况侦察清楚，并且绘出详细地图。敌人的火力阵地和部队位置，都在图上一一标出。

但到最后一天出了岔子：他在完成任务后正往回走，行经惠爱中路（今中山北路）第一公园（今中山公园）的时候，遇到一股滇军军官学校的队伍，举着“拿获共产党就地正法”的牌子，气势汹汹地迎面走来。陈赓手里已经没有反动传单，正要躲开，早被他们捉住了。敌人怀疑他是黄埔军校学生，准备扭到南堤八旗会馆（杨希闵的司令部驻地）交军法处审讯。他骗敌人说自己是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学生，而且身上也预先准备有该校的徽章。敌人还是不信，带着他去学校里对证。因杨、刘叛军在广州勒索筹款，贩烟开赌，无恶不作，人们对它十分憎恶，都希望革命军早点胜利，所以学校门房一见，就承认他是该校学生，遂得以安返河南。

6月12日，东征军发动进攻。陈赓率领他的连队，渡过珠

江，一气打到北校场，杀得敌人溃不成军。敌人被打败了，杨希闵准备沿广九路退到石龙。陈赓带着党的指示，到火车站去侦察敌情，同时发动工人罢工。他冒险跟广九车站的工会接上了头，通过工会中的共产党员发动群众，并且把工人带到沙面集结。当时杨军残部本来都已上车，党组织和工会一声令下，被敌人临时抓来的火车司机和铁路工人，顷刻间逃跑一空，造成敌人极度混乱。

二次东征的时候，陈赓在夺取惠州战斗有殊功的第四团作连长。这个团是由黄埔学生组成的，全团十二个连长都是共产党员，战斗力特别强。在夺取惠州的激烈战斗中，陈赓勇敢地带领部队，身先士卒，攻上城头。敌人的子弹曾经打中他的左脚，但他拔出弹片照旧冲杀。在从惠州东进途中，陈赓带领的连队，被调到东征军的总指挥部担任警卫。总指挥部在五华县境遭遇林虎的部队，一度曾被敌人冲散，处境异常危险。

这时已是 10 月下旬，周恩来已率领第一师（师长是何应钦）向海陆丰前进。靠近总指挥部行动的第三师，跟林虎的部队一打，败退下来。蒋介石一看形势不妙，忙叫陈赓到前线去向第三师师长谭曜卿传达“不准退却”的命令，并且要谭曜卿枪毙任何一个临阵逃跑的人。第三师是刚收编的旧军，陈赓带着命令来到的时候，部队已在败退。见到蒋介石的命令，这个师曾企图反攻，结果却又一次失败。待蒋介石赶到那里，敌人一个侧击，谭师全线崩溃。蒋介石要陈赓代理第三师师长，

前去挂帅，把溃散的队伍重新集合起来，并且要他枪毙任何一个逃走的人。可是，俗话说得好：“兵败如山倒”。因为是一支这样的军队，这时局面已经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大规模的逃跑是不可克服的，甚至军官们也转过来逃跑。到后来，总指挥部的人马也都各自逃散。

当时蒋介石刚刚在惠州被欢呼为“总指挥”，趾高气扬，不可一世。这么一来，他感到有些不体面了。他装模作样地叫嚷：“我必须在这里杀身成仁，我没有脸回去见东江的父老。”陈赓感到好笑，但还是劝慰蒋介石说：“你是总指挥，你的行动会对这次整个的战事发生影响。这终究只不过是一个师，而且还不是一个黄埔训练出来的部队。赶快离开这里吧！我们还可以把部队整顿一下再打过来。”经过陈赓又哄又劝，蒋介石看到已有台阶可下，嘴巴就松动些了。这么一拖延，眼看林虎的队伍越发逼近过来，离开他们已经只剩一二里路，蒋介石心里慌了，吓得腿也软了，走不动路。那时蒋介石的反动面目尚未暴露出来，而共产党人是全心全意革命的，当下陈赓就把蒋介石连拖带背急走了几里路，直到一条河边，上了船，掩护蒋介石退过河去，脱出险境。过河以后，蒋介石倒来劲了，跑得飞快，连陈赓都跟不上。陈赓把蒋介石安顿下来，重又聚集起一部分人马。这次总指挥部的东西丢得净光，并且和周恩来等失掉联系，蒋介石狼狈不堪，大发脾气，见人就骂。

蒋介石急于想和第一师取得联络，当时没有电台，只能派人去送信。第二天，蒋介石对总指挥部的几个军官说：“我要跟周党代表联系，谁愿意去送信？”几个人你看看我，我望望你，都不吭气。这时又是陈赓挺身而出：“我去！”蒋介石有点

不好意思地说：“你太辛苦了！”便要陈赓化装成农民模样，带着他的亲笔信，前往海丰的后埔去找周恩来。从出发地到后埔，路程共有一百六十多里，过河就是敌人盘踞的地区，中间还隔着一座莲花山脉，山里有不少土匪。陈赓黄昏接到命令，限第二天上午十时送到。由于距离远，时间短促，特别是道路生疏，这次任务是异常艰巨的。

开始，还有一个人跟着陈赓同行，但在第一次遇到土匪的时候，那人就悄悄地溜掉了。头次遇到土匪，他把身上带的一百元毫洋，全拿出来作“买路钱”。土匪问他是陈炯明的军队，还是广州来的革命军？听他说是革命军，他们颇讲义气，当即把钱退还一半，放他过去。临走告诉他说，再走还会遇到土匪，深山里头又有老虎，需要小心提防。土匪头目还画了一个符号给他，以备再遇见土匪的时候使用。这种符号非常简单，只是一张纸上划了一个圆圈，点上几点。当晚走到十一点钟光景，二次遇到土匪。因有土匪头目画的符号，他们只收下他带的钱，没有加害，也没有为难于他。临走又给他写了一张纸条带着。午夜过后两三点钟，他第三次遇到土匪。他把前两次的经过加以说明，他们就让他走了，并且派人送他下山。所谓“土匪”，其实都是一些走投无路的贫苦人民，不堪忍受反动势力的压迫和饥寒交迫的生活，而被“逼上梁山”的。因此听到是革命军，不仅不予加害，而且给以帮助。

当他深夜只身钻进深山从林里出来时，先听说可能遇到老虎，总怕出了岔子，任务完不成。虽然手里提着一条木棍，心里到底有些紧张。走到山势最险峻处，听见什么声响都觉心里一动，月光下面看见树影摇动，也怕有老虎出来，随时

准备一场格斗。陈赓这年二十二岁，少年英俊，手持木棒，夜入深山，大有景阳岗上行者武松的英武气概。

山道崎岖，又赶得紧，他在路上把脚走坏了，脚板浮肿，有些地方皮开肉破。但他忍着疼痛，下午一时终于赶到了后埔。周恩来等见信，派出一个部队去把蒋介石接回来。

这个时候，蒋介石的羽毛还未丰满，为了继续骗取共产党人和苏联政府的援助，他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国民党左派的样子，伪装成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的拥护者。这年11月7日，在汕头庆祝十月革命节的集会上，蒋介石发表的演说就充满了“革命”的词句，讲了不少拥护联俄联共政策的话。

起初蒋介石不晓得陈赓是共产党员，对于他的救命之恩表示十分感谢，并且很想由此拉拢他。在一段很短促的时间里，蒋介石待他格外亲切，还送礼物表示感谢，一度将他调作侍从参谋，可以随便进出蒋介石的住处。东征军打下汕头，总指挥部住在崎庐，蒋介石住一楼，陈赓跟周恩来住在二楼。就在蒋介石发表上述的“革命”演说不久，有一天，陈赓在蒋介石的桌子上，发现一本黄埔学生和各级负责人的名册。翻开一看，见每个共产党员的名字上头都有一个红圈，在陈赓的名字旁边还有批注：“此人是共产党员，不可让他带兵。”

第二天，陈赓经过和同志们商议，并且向周恩来请示以后，故意托辞母亲病重，写了一张条子请假回家。蒋介石看过陈赓的条子，他就狡黠地问道：“不是吧？你看了我的什么东西了吧！”过了一晚，蒋介石叫人送来了船票、路费和一张“委任状”。委任状上写的是：“委任陈赓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中校队长。”陈赓随即离开汕头，回到广州。